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禮記集說卷五十 五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一百七十八 經部

禮記集說卷五十

宋 衛湜 撰

文王世子第八

孔氏曰案鄭目録云名曰文王世子者以其記文王為世子時之法此於别録屬世子法

嚴陵方氏曰王制曰諸侯世子世國大夫不世爵故自諸侯以上之適子然後謂之世子以其得世國故也此篇所言主於世子之事而文王之為世子可為

法於後世故冠之於首且以名篇

新安王氏曰此篇首言文王為世子之事故以武王成王為世子之事繼之成王幼周公輔導有道故以教世子之法繼之為世子者當貴親當尊老故以待宗族養老之事繼之而終以世子之記則言文王之所以事王季者皆當以為法也

文王之為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内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内豎曰安文王

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内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末有原應曰諾然後退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文王有疾武王不說冠帶而養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旬有二日乃間

鄭氏曰三皆曰朝以其禮同内豎小臣之屬掌外内之通命者御如今小史直日者文王乃喜者孝子恒

兢兢也又復也莫夕也節謂居處故事履蹈地也復膳飲食安也復初憂解也在察也問所膳問所食者末猶勿也原再也勿有所再進為其失飪臭味惡也退反其寢也帥而行之帥循也庶幾程式之不說冠帶而養言常在側也一飯再飯欲知氣力箴藥所勝間猶瘳也

孔氏曰此篇凡有五段自此至為世子也為第一節論文王武王為世子之禮及下事上之法子朝父母

每日惟二故內則云命士以上昧爽而朝日入而夕朝禮具夕禮簡今三皆曰朝以其禮同也此是聖人之法食上謂獻饌食下謂食畢徹饌而下鄭註間猶瘳也病重之時病恒在身無少間空隙病今旣損不恒在身其間有空隙故云間猶瘳也瘳是疾減損也長樂劉氏曰周公作無逸乃曰文王受命惟中身則王季之為西伯也文王五十以前猶為世子故自成童至於知命克盡其性以極事親之道始於為士而

終於為聖人皆由孝於其親雖舜有所弗及焉何哉孝於親者篤誠為本則與舜同焉以備物為實則舜有所弗逮也以親悅為致則舜有所弗逮也故曰以王季為父以武王為子無憂者其惟文王乎堯舜三代皆所弗及此史氏所以序其事親始末垂之萬世俾夫為君之子者有所法效則周之豈弟求配於天有根本焉文王之於王季夜不遑寐故其旦旦雞鳴而衣冠已具内豎曰安文王乃喜以其達旦懷憂則

其喜形於色也色憂行不能正履心有所懼則色形其憂急侍其親則履不能正文王所行世子事王季之禮武王之為大子也循而行之不敢有加焉蓋聖人之所行莫非盡其性也盡其性以事其親無所入而不為極也前聖後聖雖歷百世其致同焉矧在父子之間又何加焉孟子所謂文王與舜地之相去千有餘里世之前後千有餘歲及其得志行乎中國有若符節之合盡性之事同也文王有疾武王不說冠

帶文王減膳武王亦減膳文王加飯武王亦加飯以

已程其親之食力也

長樂陳氏曰始之以文武之為世子聖人之行也終

之以世子之記中人之行也聖人之行朝親至於日

三其有不安節則行不能正履以至於一飯亦一飯

再飯亦再飯中人之行朝親止於日二其有不安節

則止於不滿容於其嘗饌善則能食嘗饌寡則不能

飽而已於文王言色憂行不能正履則武王可知於

武王言不說冠帶一飯再飯則文王可知未有原則
與曾元復進者異矣漢文帝之侍親疾不交目不解
衣三年湯藥非所嘗則不進而表蓋以為高世之行
蓋文武以來如漢文者亦鮮儷矣
嚴陵方氏曰日出為朝陽之始也日入為莫陰之始
也日中為晝陰陽之始也陰陽之氣至於三時不能
無變焉而人之氣血與天地陰陽相為流通故人子
之事親每於是時必問其安否然內則言子事父母

雞初鳴咸盥漱又曰昧爽而朝日入而夕世子之記亦止言朝夕至於大寢門之外而此言鷄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則盥漱之時猶未雞鳴朝之時猶未昧爽矣又有日中之朝此蓋聖人之制故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内豎即周官掌内外之通令者御則御於君所者也與御妻之御同義節謂起居之節也不安節則以失常而疾生文王乃喜則親喜而巳亦喜也文王色憂則親憂而巳亦憂也復初則親復

常故也夫人之安否尤見於飲食之際故其復常也必以膳為言焉視寒煖之節若食齊視春時飲齊視冬時之類在有察意在之為察猶存之為省也問所膳則欲知親之好羞也膳宰即膳夫也原與原蠶之原同夫文王之事親如此則不可以有加也故武王帥而行之而已不說冠帶而養則以親有疾故不拘常朝之日三也一飯再飯則饑飽常視親而不敢私自適故也

莊氏曰中庸謂舜其大孝也與其稱文王則曰無憂者其唯文王乎蓋父子之間舜處其不幸而文王處其幸也以王季為父以武王為子文王何憂焉人見其無憂也而不知文王事親之心日以兢兢與舜之夔夔齋栗曷嘗少異且自莫而旦自旦而日中歷時未久也文王唯恐不知其親之安否其心兢兢然不啻三月三秋如也朝服而三至寢門子之於親猶不敢以自致乃至寢門之外首致問於内侍焉内侍者

掌內外之通命立侍而致養者也內侍不止一人故
即其當御者而問之內侍以為安文王乃有喜色詳
味乃喜之一辭文王愛敬之心可知矣想其盛服假
寐於雞鳴之初柔聲下氣於內侍之問延頸聳耳於
曰安之對此時此心忡忡然若不能自釋幸其曰安
則油然喜欣然慰其喜為如何以令者之喜而知向
者之憂也然則文王之憂其親如此而謂之無憂可
乎曰文王之於親惟憂其有不安節爾若舜之於親

則無時而不憂也載見而夔夔往田而號泣如窮人之無所歸故富有四海貴為天子皆不足以解憂想其心常如文王不能正履時也常如武王不說冠帶而養之時也故觀舜之憂而後可以知文王之無憂觀文王之無憂而後知舜之為大孝雖然舜與文王易地則皆然　又曰天下之理惟極其至則不可以復加文王之事親豈一毫之不至哉武王而復求加焉則非可傳也非可繼也故武王之事文王盡循文

王之所以事王季者而行之不敢復加焉兹武王所以為達孝者歟　又曰人心有所憂慮則衣服飲食不能如常時子之於親日而三朝自三朝之外冠帶有時而說今為親疾跬步不離不敢說冠帶以自適人之飲食或疏或數時其饑飽今以親疾志不在於飲食一飯再飯惟親之視不敢如平時私適其欲此足以見武王事親之疏節然則武王之孝有加於文王歟曰即文王之色憂行不能正履可以想見其不

說冠帶而養也即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可以想見其一飯亦一飯再飯亦再飯也故曰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旬有二日記其寢疾之日疾既損則藥餌食飲皆可進故以瘳為減損也

山陰陸氏曰衣服不必言者言之示嚴也據使姆衣服而對言在不言祭在而祭之為在祭或使代焉

廬陵胡氏曰緯書皆言文王九十六始稱王及崩謚曰文此不經之說蓋記者於後追稱王耳當考

講義曰不説冠帶而養以見武王事親之誠其敬之之禮可謂至矣養可能也敬為難敬可能也安為難武王之用心期以安其親之為至也

文王謂武王曰女何夢矣武王對曰夢帝與我九齡文王曰女以為何也武王曰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文王曰非也古者謂年齡齒亦齡也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

鄭氏曰問何夢間後容卧也帝天也撫猶有也言君

王則此受命之後也年天氣也齒人壽之數也九齡九十年之祥也文王以勤憂損壽武王以安樂延年言與爾三者明傳業於女女受而成之君子曰終終其成功

孔氏曰文王繼王季為西伯是殷之諸侯不合稱王今武王謂之君王故知受命之後也案書傳云文王受命一年質虞芮之訟二年伐鬼方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犬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書序云殷

始咎周鄭註云紂聞文王三伐皆勝始畏惡之囚於羑里三伐謂伐鬼方密須犬夷則被囚在四年末五年初於時必未稱王殷傳云五年之初得散宜生等獻寶而釋文王文王出則克黎六年伐崇則稱王故詩皇矣論伐崇是類是禡行天子禮此云稱王謂受命六年之後也受命謂受赤雀丹書之命武王云西方有九國未賓君王其終撫有之爾雅釋天云年稔也稔孰謂歲穀一孰是年為天氣也大戴禮云男八

月生齒八歲而齓齒是人壽之數也又年穀一孰而零落人之年老齒亦零落是年與齒俱有零落之義年壽之數賦命自然不可延之寸陰不可減之晷刻今云與女三者示其傳基業於武王欲使武王承其所傳之業此乃敎戒之義

廬陵胡氏曰武王意以齡為善故當撫有九國也言君王者鄭云此受命之後非也先儒云紂聞文王三伐皆勝始畏惡之囚於羑里三伐謂自伐鬼方至犬

夷則被囚在四年也於時若稱王則反狀暴白紂肯釋其囚邪書傳又云五年伐耆殷傳云五年之初得散宜生獻寶而釋文王先儒因謂是年克黎至六年伐崇則稱王故詩皇矣伐崇類禡行天子禮若然文王與紂為二王矣安得云以服事紂乎且書云文王受命唯中身厥享國五十年是受命以後五十年乃崩今云受命七年而崩已自謬矣又云受命稱王妄可知也然則受命云者止謂諸侯獲天助爾非稱王

也詩書云王者皆追稱爾案文王三分有二今云九國未實足明此稱君王者不足信也人之考折天定其數今曰吾與爾三是不知命非文王之言也文王受命惟中身謂五十也享國五十年則百矣云九十七非也

長樂劉氏曰文王受命之後疾病旬有二日而愈故武王呼曰君王也聖人生而知之自誠而明者罔非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焉是以寤寐所萌與天地合與

鬼神契則其脩短得以自知武王豈不識其為年齡

哉不忍形於文王之所止也史氏欲顯文王之前知

乃追而記之曰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

中庸所謂至誠之道可以前知信矣

嚴陵方氏曰黄帝有華胥之遊高宗有傅說之賚文

王則見丈人孔子則見周公莊周則化為蝴蝶聲伯

則泣為瓊瑰故周官有占六夢吉凶之法夢熊羆者

知其為男子之祥夢虺蛇者知其為女子之祥衆維

魚則知其實為豐年旐維旟則知其室家溱溱或夢為鳥而戾於天或夢為魚而反於淵或夢哭泣旦而田獵葢天地之會陰陽之氣而人之魂交焉固有如此者則武王九齡之夢豈足怪哉然而文王之疾間必知武王有夢者以其愛親之心篤而思念之情深故也壽數在天而文王得以及子孫者聖人先天而天弗違撫者安撫而有之也

馬氏曰其夢則一而其所見則異仁者見之謂之仁

智者見之謂之智武王之志在於安天下之民文王之志在於安性命之情達死生之分

山陰陸氏曰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此著文王所謂我然天亦然也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其言動與天合如此而緩辭也乃者難辭也

石林葉氏曰人之精神與天地陰陽流通故其夢亦與應焉古者有占夢之官獻吉夢贈惡夢參考日月星辰陰陽天地之變則夫夢者先王所同以為信也

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果以為夢邪是壽命不屬之天而損益者人也由是觀之我百爾九十非夢也其傳之妄歟

莊氏曰古之聖人未嘗無夢若黄帝夢遊華胥高宗夢得傅說夫子夢見周公皆是也武王於親疾未閒之前衣不解帶目不交睫安得有夢及夫既閒而後寢蘧蘧栩栩與神明交故文一有何夢之問武王有帝與九齡之對然其夢則一其見則殊武王則以享

國之數推之文王則以享年之數推之雖我百爾九十卒如文王之言要知文王之言武王之心也葢心有所思則夜有所夢武王無是心帝豈荅以是夢哉方文王寢疾之時武王切切於心思者不過欲其親享國之多與夫享年之永而已今得帝與九齡之夢遂謂終撫九國者豈謂文王他日享國之多可以卜其享年之永也文王則直以年齡為告欲使武王知我之享年如此女之享年又如此天命未艾適有寢

疾庸何憂乎蓋文王又因是以釋武王之憂也然則帝與九齡非武王愛親之切不足以名上帝之夢非文王與天為一不足以知上帝之誠不然則降年有永有不永實繫乎天文王安得而私與之亦足以見聖人之心與天相為流通而天命之脩短皆有以逆知之不知是何以謂之先天而天弗違何以謂之自作元命又何以見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哉若夫古者謂年齡則九齡乃九年爾文王何取以為九十注家

遂謂九齡為九十年之祥已為牽合況文王百年之數又何所取於此哉意者天命之脩短文王固已洞然於胷中特假夢以及之初不區區專訊於一夢也學者不可不知

眉山孫氏曰案大戴云文王十五而生武王是武王少文王十有四歲也禮記載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計文王之崩年武王已八十三矣明年即君位又明年文王服畢觀兵孟津於時年八十有

五又二年克殷有天下即王位於時年八十有七明年有疾弗豫周公作書藏於金縢於時年八十有八又五年王崩壽九十有三自克殷之年而至崩年計七年所謂在位也

成王幼不能涖阼周公相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成王有過則撻伯禽所以示成王世子之道也文王之為世子也

鄭氏曰涖視也不能視阼階行人君之事踐履也周

公代成王履阼階攝王位治天下也抗猶舉也謂舉以世子之法使與成王居而學之以成王之過擊伯禽則足以感喻焉文王之為世子題上事也

孔氏曰周公舉世子之法於伯禽伯禽行世子之法以示成王欲令成王觀而法之若成王不能法效周公則笞伯禽責其不能以世子之禮教成王所以示成王世子之道也武王成王之為世子皆法文王故以文王為世子結之

長樂劉氏曰成王幼不能涖阼諸儒之説互有不同以經無據也鄭康成傳註諸經最稱詳密今載其説云文王崩後始生成王則武王崩時成王十歲矣三年之喪百官總已聽於冢宰則周公也服除將欲涖阼階以行天下之政周公憂其幼弱而未能也猶欲攝之而羣叔流言周公乃以王命東征罪人斯得凡三年而後天作雷風大變以啓悟成王俾延文武之德業乃由金縢迎周公歸以攝天子之政成王年十

有五矣凡七年用熙文武基緒制禮作樂化及蠻夷功格天地然後復政於成王其年二十有二周公於是復留於朝北面臣事成王為之弼佑既終以完成王之盛德而史氏又載厥始攝政而成王尚幼穉孺子好惡趨尚弗協於中屢訓弗攺而君也不可以加怒於是俾伯禽行世子事父之禮於周公以觀化成王使知子事父臣事君弟事兄之禮焉然則撻伯禽用以為成王之愧恥也此所以用厥子抗其法以模

範成王之心俾趨於五品則文王世子之法又傳於成王以及於後昆焉

嚴陵方氏曰涖阼臨朝也阼者主人所有事之階故適子冠於阼以著代則繼體之臨朝行事謂之涖阼亦宜矣涖言以位臨之踐言以足履之成王主也故於阼曰涖周公相之而已故於阼曰踐此輕重之别也世子於屬則子也於位則臣也於齒則幼也知為子然後能為父知為臣然後能為君知為幼然後能

為長故抗世子法於伯禽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然其序則先父子而後君臣者内外之序也先君臣而後長幼者上下之序也於伯禽言法於成王言道者蓋法則下之所守道則上之所揆

馬氏曰成王幼不能行人君之事則百官總已以聽冢宰者禮之常也故周公相成王踐阼而治伯禽者周公之子也成王之為世子雖有君之道不能踐阼則猶未離乎世子也故抗世子法於伯禽父子君臣

長幼之道得而國治故欲成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

許氏曰文王之為世子既以名篇又冠之於首又繫於此章之末蓋世子之法至文王而極盡方其問安侍膳之際必時其起居之適伺其寒煖之節一寢一食無時少懈是誠可為法於後世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非惟不敢加蓋亦不容有加矣至成王雖以幼沖之資其可不知世子之法乎雖然世子之道

於職則子也於位則臣也知為人子然後可以為人父知為人臣然後可以為人君知事人然後能使人成王既即天子位則無為世子之道然遽為人父為人君為人長而子之所以事其父臣之所以事其君幼之所以事其長之道蓋未之聞也周公以輔相之職處師保之任其可無術以處此乎是以抗世子之法於伯禽使之與成王居以相觀而善至成王有過則撻伯禽以愧之非特此燮父呂伋王孫牟之徒皆

子弟之賢也故俱得以入衞於王蔡仲蔡叔之子也暨其率德改行則始以為王卿士周公之善成王者可謂至矣周官師氏掌以媺詔王保氏掌諫王惡皆以教國子為職蓋莫嚴於師保莫親於國子嚴則有所憚而親則易以褻使朝夕與王居者皆伯禽若也則王誰與為不善而師保之職亦不勞而自舉矣大臣格君心之非其周公之謂乎

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

東序小樂正學干大胥贊之籥師學戈籥師丞贊之胥鼓南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

鄭氏曰學士謂司徒論俊選所升於學者四時各有所宜干盾也戈句孑戟也干戈萬舞象武也用春夏動作之時學之羽籥籥舞象文也用秋冬安靜之時學之詩云左手執籥右手秉翟是也小樂正大胥籥師籥師丞皆樂官之屬通職秋冬亦學以羽籥小樂

正樂師也周禮樂師掌國學之政教國子小舞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籥師掌教國子舞羽吹籥南南夷之樂也胥掌以六樂之會正舞位旄人教夷樂則以鼓節之詩云以雅以南以籥不僭是也春誦謂歌樂也夏弦謂以絲播詩陽用事則學之以聲陰用事則學之以事因時順氣於功易成也周立三代之學學書於有虞氏之學典謨之教所興也學舞於夏后氏之學文武中

也學禮樂於殷之學功成治定與已同也

孔氏曰自此至周公踐阼為第二節論庠序釋奠先聖先師養老東序三王教世子周公踐阼抗世子法於伯禽之事凡學世子學謂教也鄭註俊選即王制云王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及國之俊選等升於學謂大學也故下云於東序是大學也以時謂四時各有所宜即下春夏干戈春誦夏弦之類是也盾捍也干盾所以捍難考工記戈廣二寸内倍之胡三之援

四之以其形句曲有子刃鄭云若今雞鳴戟也宣公八年公羊傳萬者何干舞也以其用干故知象武若其大武則以干配戚明堂位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是也若其小舞則周禮樂師帗舞干舞是也春夏陽氣發動故云動作之時羽翟羽也籥笛也公羊傳曰籥者何籥舞也以其不用兵器故象文也秋冬凝寒漸静故云安静引詩執籥秉翟是邶風簡兮之篇此籥師教戈周禮籥師掌教國子舞羽歈籥是籥師旣

教戈又教籥此小樂正教干周禮樂師教小舞則六舞皆教故鄭知通職至秋冬之時亦教羽籥也此有大樂正小樂正而周禮有大司樂有樂師故知小樂正即樂師諸侯謂之小樂正天子謂之樂師此經雜多有諸侯之禮故謂之小樂正也鄭引周禮樂師證有教舞之事小舞者謂年幼小時教之舞其舞即帗舞羽舞皇舞旄舞干舞人舞也引大胥證有教樂之事大胥春入學釋蘋藻之菜合六舞節奏秋頒布學

者才藝和合音聲使應曲折引籥師亦證教樂之事周禮惟有籥師此云籥師丞者或諸侯之禮或異代之法胥謂大胥旄人教國子南夷樂之時大胥擊鼓以節南樂故云胥鼓南引詩以雅以南小雅鼓鍾之詩證此經之南舉南樂則四夷之樂皆教之也鉤命決云東夷之樂曰昧南夷之樂曰南西夷之樂曰朱離北夷之樂曰禁南一名任明堂位云任南蠻之樂是也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據年二十升於大

學者若其未升大學之時則春誦夏絃在殷之瞽宗也誦歌樂之篇章不以琴瑟也絃謂以琴瑟播詩之音節詩音即樂章也春夏是陽陽主清輕故學聲秋冬屬陰陰主體質故學事周立三代之學謂虞夏殷也其虞之學制在國兼在西郊郊則周之小學也夏殷之學亦在國而鄭註儀禮云周立四代之學於國者合周家為言耳夏后氏之學在上庠即周之大學為夏之制也虞書有典有謨故就其學中而教之即

周之小學也夏后氏上受舜禪是文下有湯伐是武以此二者之間故鄭云文武中以兼有文舞武舞故也湯放桀武王伐紂殷周革命事類相似故鄭云功成治定與巳同也

長樂劉氏曰周官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而舉三者之教

各有其時則所習之業與陰陽合德內足以正國子之性情外足以養國子之形氣藝順於天性與時偕行則因有志於學而弗成就者故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學謂教之也周官樂師掌國樂之政掌教國子小舞凡舞有帗舞有羽舞有皇舞有旄舞有干舞有人舞而內則稱國子生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勺者周公告成大武之詩然則舞干戈者武舞也其樂以

勺為節焉象者武王告成象舞之詩然則舞羽籥者文舞也其樂以象為節焉皆小舞也故成童習之若大司樂所教六舞則大舞用之以薦天地宗廟社稷山川之祭祀者也六代聖王神其德行以成變化以參天地載其地德以感神祇者樂與舞存焉故使國子學之由其舞以志厥功由其聲以想厥德然後中和生於誠明而志氣趨於聖智矣故孝友形於中而舞蹈應於外此三代遜於五品無所入而弗自得者

教國子以樂舞行於人倫也東序大學也是以小樂正教干大胥贊之籥師教戈籥師丞贊之各用其職以時舉焉胥鼓南者舞以樂為節者也樂以舞為成者也故奏六代之舞則合六代之樂先王用之致中和位天地澤四海來百蠻焉乃用四夷之樂以彰德化春誦謂教國子以樂語興道諷誦言語者也夏弦謂教國子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以合樂而以弦為首也春者陽氣宣吐以生萬物也故宜誦以宣其中

和之聲焉夏者陽氣盛大以壯萬物也故宜弦以極其純粹之致焉皆大師之職以教國子者也

長樂陳氏曰周之時干戈羽籥在東序弦誦與禮在瞽宗書在上庠以言學者之事始乎書立乎禮成乎樂而舞又樂之成焉故大司樂言樂德樂語而終於樂舞樂師言樂成告備而終於臯舞孟子言仁義禮樂之實而終於不知手之舞之記言詩言志歌咏聲而終於舞動容此舞之所以為樂之成也由小學之

書以進於瞽宗之禮樂由瞽宗之禮樂而成之以東序之舞則周之教法可知　又曰學以樂所以和其心誦以聲所以調其氣動之舞所以治其形而詔之書禮所以正其行也　又樂書曰干戈羽籥樂之器而樂豈器哉凡學世子及學士必以是者欲其因器以達意故也王制之教造士春秋以禮樂冬夏以詩書文王世子之學世子春夏以干戈秋冬以羽籥者升於學之造士則其才嚮於有成其教之也易故先

其難者而以詩書後於禮樂貴驕之世子則其性誘於外物其教之也難故先其易者而以干戈羽籥先於禮樂詩書周官師氏教國子在司徒教民之後記言教國之子弟在鄉遂之後其教之難易蓋可見矣雖然王制主於教造士而王大子王子羣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亦預焉文王世子主於教世子而國之學士亦及焉特其所主者異教之所施有先後爾書云比爾干稱爾戈干則直兵而其形欲立戈

則句兵而其形欲倒皆自衛之兵非伐人之器也古之教舞者朱其干玉其戚則尚道不尚事尚德不尚威是以學干在小樂正而以大胥贊之學戈在籥師而以籥師丞贊之干戈之事寓之於樂如此則武不可黷之意覩矣周官大胥以六樂之會正舞位凡祭祀之用樂者以鼓徵學士小胥掌學士之徵令而胥以鼓徵學士而令之者不過六代之樂所謂象箾南籥而已非鄭康成所謂南夷之樂也鞮鞻氏掌四夷

之樂旄人教舞夷樂則夷樂固鞮鞻氏所掌旄人所教非大胥小胥之職也上言小樂正學干大胥贊之則所謂胥鼓南之胥豈小胥哉周之化自北而南則象箾所奏亦不是過也樂語有六誦居一焉樂音有八弦居一焉誦則詩頌人聲也弦則琴瑟樂聲也溫柔敦厚詩教也以春誦之春溫故也鼓鼙北方革音而其聲讙主陽生而言也琴瑟南方絲音而其聲哀主陰生而言也夏弦之義有見於此殷人尚聲名學

以瞽宗是瞽宗主以樂教衆瞽之所宗也春教以樂語夏教以樂音其義為難知非大師詔之瞽宗孰知其所以然哉周官大司樂死以為樂祖而祭之瞽宗則春誦夏弦大學之教非小學之教也詔樂於瞽宗又言禮在瞽宗者古之教人興於詩者必使之立於禮立於禮者必使之成於樂故周之辟廱亦不過辟之以禮廱之以樂使之樂且有儀而瞽宗雖主以樂教禮在其中矣周官禮樂同掌於春官禮記禮樂同

詔之瞽宗其義一也學舞於東序而别之以射學禮樂於瞽宗而詔之以儀君子之深教也此言春誦夏弦秋學禮冬讀書王制言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者言書禮則知誦之為詩弦之為樂言弦誦則知禮之為行書之為事也蓋春秋陰陽之中而禮樂皆欲其中故以二中之時教之凡此合而教之也分而教之則誦詩以春弦樂以夏學禮以秋讀書以冬學記曰大學之教也時以此

嚴陵方氏曰學與書所謂惟斆學半之斆同斆教也春夏者文之時秋冬者武之時於文之時而忘武則廢功故春夏學干戈之武舞於武之時而忘文則失德故秋冬學羽籥之文舞大樂正即大司樂也月令有樂正又有樂師者彼非周制故耳春官樂師之職則繼之以大胥固知大胥者小樂正之副也教樂至於夷則教樂之道於是乎盡矣誦者人也弦者絲也人之事始於東絲之音屬於南故誦以春而弦以夏

禮者體也書者事也體之文成於西事之質辨於北故禮以秋而書以冬此又其別也大師則樂工之所師而為大者也而樂以陽為主故以之詔弦誦焉執禮者詔禮典書者詔書亦各以其類也於禮言學於書言讀者皆學而讀之

清江劉氏曰周人立四代之學者此直謂一處並建四學耳周人辟廱則辟廱最居中其北為有虞氏之學其東為夏后氏之學其西為殷人之學當學羽籥

干戈者就東序學禮者就瞽宗學書者就虞上庠辟廱唯天子養老及出師成謀與受俘大射等就焉當天子至於辟廱則三學之人環水而觀矣周人又以有虞氏之庠建之於鄉故鄉有庠以夏后氏之序建之於州故州有序以殷人之校建之於黨故黨有校自黨以下皆為小學而非四代之制以教童子而已擇小學之秀者移之校擇校之秀者移之序擇序之秀者移之庠擇庠之秀者移之大學大學在郊以其

包四代之制故記禮者或有指虞庠名之或有指東序名之所以紛紛如此之多者所指之體偏也

馬氏曰士者德之已成然後入大學而世子者不必其德之成也此貴賤之別也自春夏學干戈以至於胥鼓南皆大學之法也自春誦夏弦以至於禮在瞽宗書在上庠皆小學之法也禮由陰作而秋者萬物之所斂而亦陰也故秋學禮書以道事而冬者萬物之所藏而亦事也故冬讀書說者以謂士之德成則

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士之德未成則春誦夏弦秋學禮冬讀書其説蓋非是也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者在於大學也王制曰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者亦在大學也故教之以詩書禮樂則未嘗不教之以干戈羽籥也此所以互見之也

山陰陸氏曰先王之制舞也文必以羽籥武必以干戚者蓋籥聲也羽容也聲音以記之文物以昭之者文也故於文舞用之干以扞其内戚以誅其外者武

也故於武舞用之大舞則干與戚兼陳羽與籥並用
簡兮所謂左手執籥右手秉翟明堂位所謂朱干玉
戚冕而舞大武是也葢文不足乎武非所以為文德
之盛武不足乎文非所以為武業之大故文雖用羽
籥而干在焉武雖用干戚而羽在焉或言朱干玉戚
執而舞武樂矣又曰有羽焉左籥右翟執而舞文樂
矣又曰有干焉則授舞者其何能執曰是不然也葢
武舞干之上覆以羽文舞羽之下載以干干羽雖異

其器則一爾若周官羽舞所以無籥者象文德之小者以爲儀而已干舞所以無戚者象武事之小者以爲扞而已小曰羽舞而大舞謂之籥小曰干舞而大舞謂之萬鄭玄孫毓孔穎達等以爲萬舞唯干無羽也籥舞唯羽無干也是不知先王之制舞文必有武備武必有文輔之意也此經學於小舞也干舞是矣干戚大舞也萬舞是矣先儒誤謂以干配戚以記考之干戚一舞也故以一官教之下大樂正學舞干戚

是也干戈兩舞也故各以其官教之此小樂正學干籥師學戈是也干戚大舞也故先王教之以大樂正干舞小舞也故先王教之以小樂正戈舞則又其小者故先王以籥師教之然所謂戈舞者自為一舞經傳獨無所見何也曰月令云執干戚戈羽而周官有干舞又有兵舞所謂兵舞即戈舞也先儒乃以兵舞合為干舞誤矣蓋司兵云五兵五盾鄭云五盾干櫓之屬而五兵一曰戈兵始於戈故戈舞謂之兵舞此

一證也戈兵也干盾也兵有戈盾非兵則戈可以謂之兵舞而兵舞不得謂之干舞此又一證也司兵及司戈盾皆云祭祀授舞者兵司干云祭祀舞者旣陳則授舞器先儒以為羽籥之屬司干所授也朱干玉戚之屬司兵所授也若戈則司戈盾授之頴達疏云司干授舞者器授干與羽籥也司戈盾授舞者兵謂戈而已其干則司干授之是也夫司干授干而小樂正教之司戈授戈而籥師教之則干自干舞戈自戈

舞可知矣此又一證也周官籥師言舞羽吹籥而未嘗及戈何也曰事固有互發者蓋司干主干而已而所授有兼羽籥則籥師雖主舞羽吹籥不害其兼學戈也教舞容者以文為主故先王以籥名官而戈在焉教舞器者以武為主故先王以干名官而羽在焉此亦制作之方也

石林葉氏曰春釋菜合舞故學干戈秋頒學合聲故學羽籥言樂正大胥學干則知必學羽矣言籥師丞

學戈則知必學籥矣蓋春夏陽也陽主乎動秋冬陰也陰主乎静以聲對舞舞為動而聲為静故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以事對聲聲為動而事為静故春夏敎以詩樂秋冬敎以禮書詩樂所以和於道而性命之理具於其中書禮則止動於經而已矣經能達其所有而不能予其所無故干戈以動其容羽籥以和其心周旋進退而自得其性命之理此所以散在四時之間以先乎四教者也然則干戈羽籥小學之

教所以成始則獨主於樂詩書禮樂大學之教所以成終則備習以經唯其習經也故樂嫌於舞無聲則言弦禮以道行則言學書以道政則言讀弦在東序東膠亦順乎陽也禮在瞽宗書在上庠亦順乎陰也蓋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而周人養於東膠皆以陽為主虞氏養國老於上庠而殷人養於右學皆以陰為主故周兼四代而其用亦如之其東立序則干戈武舞羽籥文舞所謂大夏大武是也故樂正大胥籥

師皆學於夏之學既立夏學於東矣故周之東膠必
與之共立而大胥致東夷之樂所謂其德一天下也
故弦誦之以大師如其西而立庠則典謨所終止於
虞氏所謂外史御史掌三皇五帝之書是也故典書
必詔於虞氏之學既立虞學於西矣則殷之瞽宗必
與之並立而其功成治定與已為一皆所以順乎天
而應乎人也故獨詔之以典禮庠也辟廱也序也瞽
宗也皆其學名而所詔不同位所以順地春夏也秋

冬也皆其時序而所教不同術所以順天獨於東而不言者以其舉三代則周之制可見也然則王制所謂東膠者非謂辟廱歟詩禮傳記於辟廱嘗言之矣於東膠則未之聞也

廬陵胡氏曰學書於虞庠則周之小學也學舞於夏之東序則周之大學也學禮樂於殷之瞽宗則弦誦也先儒云三代皆立大學小學則周別有大學小學矣非虞庠東序也當考

天台陳氏曰南亦雅樂名猶九夏樂章名之曰夏南與夏皆屬文明之方先王之樂以中聲為節則温和而明達故明曰南案家語子路鼓瑟孔子聞之曰先王之制音也流入於南不歸於北夫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地故君子之音温柔居中以養生育之氣憂愁之感不加於心乃所謂治安之風也南之義當在於此詩曰以雅以南南與雅合而言之亦此南可知若如鄭説以南為夷樂安得如詩所謂不僭者

哉近世沈括鄭樵說周南名南亦云南是樂名其說

頗近

禮記集說卷五十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一百七十九　經部

禮記集說卷五十一

宋　衛湜　撰

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

鄭氏曰學以三者之威儀也養老乞言養老人之賢者因從乞善言可行者也合語謂鄉射鄉飲酒大射燕射之屬也鄉射記曰古者於旅也語

孔氏曰自此至論說在東序論教世子及學士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威儀及義理兼明所教之官所教

之處又明司成之官考課才藝之深淺也此一凡包三事也三事皆有威儀故小樂正詔告世子及學士於東序此經先言祭與養老乞言別云合語則合語非祭與養老也故鄭知是鄉射鄉飲酒及大射燕射之等指儀禮成文而言之以此等至旅酬之時皆合語也其實祭末及養老亦皆合語也故詩楚茨論祭祀之事云笑語卒獲箋云古者於旅也語是祭有合語也養老既乞言自然合語引鄉射證旅酬之時得

言說先王之法言合語者謂合會義理而語說也

長樂劉氏曰祭謂祀天神祭地祇饗宗廟之禮凡九

獻自始及終其儀百出禮意深遠非學弗通而臣子

之義致敬以事其君者也苟不素習祭儀預講厥義

則與祭執事違誤必多非以致敬也養老者有國之

大教也王者必齋戒盡敬致養乎三老五更所以教

天下之為人子者孝於其父為人弟者敬於其兄也

既教世子以養老之道俾知所以憲也而後教之以

乞言之義謂虛己以納其言也不能憲又不能納民不效之矣合語者謂鄉飲酒也鄉射也大射也燕射也祭饗也燕賔也凡是數禮下自鄉黨上至朝廷莫不行之者有貴賤之禮所以明君臣之道也有尊卑之禮所以明父子之道也有長幼之禮所以明兄弟之道也有陰陽之禮所以明夫婦之道也有賔主之禮所以明朋友之道也唯是五者謂之人倫聖人用之以齊一天下致之中和而正是性命所以育萬物

賛天地永國命於無疆者莫不以人倫為本焉故終日行禮酒盈人渴而不敢飲殽乾人饑而不敢食者以其有合語之禮在其後焉人倫之道因此禮而旣明乃於旅酬之時歡樂之情通而語言之義合焉此君臣所以和同而誠意所以浹洽也夫是三者為君之大禮有國之大榦故立四代之學以明乎舜也禹也湯也文王也所以配天之德使世子學士入其學盡禮致敬悚惕以慕其人然後因其心以教之祭祀

之儀也養老乞言之禮也合諸人倫之義也所謂反諸其身求所以為舜禹湯文之道者焉

馬氏曰古者旅酬之際必合之以語而道其禮樂之意以示其和樂而不流安燕而不亂也

嚴陵方氏曰於東序則以先老之所在而教有所本故也後言儐於東序又言適東序與此同意

長樂陳氏曰周官大司樂教國子始之以樂德中之以樂語卒之以樂舞故凡祭與養老之禮乞言語說

古之樂語也學舞干戚古之樂舞也蓋德爲樂之實樂爲德之華則樂語德言也樂舞德容也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其命之在大樂正而小樂正特以儀詔之東序而已敎舞授數不與焉大樂正學舞干戚語說命乞言以數授之而已論其道而說之不與焉此論說在東序所以責之大司成也經曰天子視學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發咏焉反登歌清廟既

歌而語以成之也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德音之致禮之大者也下管象舞大武大合衆以事由是觀之凡祭豈釋奠之禮歟凡養老豈老更羣老歟合語之禮豈德音之致歟學舞干戚豈舞大武之舞歟言舞則歌可知矣王制曰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然此下管象舞大武周樂而已以東序言之豈周人兼用之邪樂書

大樂正學舞干戚語說命乞言皆大樂正授數

鄭氏曰學以三者之義也戚斧也語說合語之說也

數篇數

孔氏曰前小樂正既教以三者之威儀今大樂正又教以三者之義理學舞干戚則前經祭祀也祭祀則舞干戚不言祭祀者容祭祀之外餘干戚皆教之語說謂前經合語之說前經云祭故養老乞言與祭相連序在合語之上此不言祭故略其養老在語說之下干戚語說乞言三者皆大樂正之官授世子及學

士等篇章之數為之講說使知義理也小樂正教威儀云詔之東序大樂正授數亦在東序也

嚴陵方氏曰小樂正學止於干大樂正則兼於戚者分職於小合於大也言干戚而不及羽籥者學武以見文也前言干戈此言干戚相備也

石林葉氏曰三者小樂正詔其威儀而至於度數則大樂正授干戚之數則有俯仰授合語之數則有進退授乞言之數則有升降其於東序者數之始也

山陰陸氏曰乞言云命者乞言王事也說猶言也直言曰言荅述曰語說若後世問難乞言亦授數者以少為節爾

大司成論說在東序

鄭氏曰論說課其義之深淺才能優劣此云樂正司業父師司成即大司成司徒之屬師氏也師氏掌以媺詔王教國子以三德三行及國中失之事也

孔氏曰小樂正既詔以三者威儀大樂正又教以三

者義理於是大司成之官論量課說此世子學士等義理之淺深才能之優劣於東序之中鄭引師氏以

𢦟詔王以下皆師氏職文中謂中禮失謂失禮

長樂劉氏曰大司樂之職曰乃分樂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故雲門以祀天咸池以祭地大磬以祭四望大夏以祭山川大濩以享先妣大武以享先祖此授數於國子者乎習其舞知其用則必通其義焉故大司成論說在東序俾國子通六舞之義也反諸其身

求為舜禹湯后稷大王者其義之謂乎故師氏教國子三德一曰至德以為道本二曰敏德以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國子所以立身之道出於司成是以尊之所以學事其父也貴之所以學事其君也故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世子孝友忠順油然生於其躬焉

長樂陳氏說見前

馬氏曰小樂正詔之以三者之儀大樂正授之以三者之數義則深而難知故司成教之於其後數與儀則淺而易見故小樂正大樂正教之於其先蓋學者由淺而至於深也

山陰陸氏曰論說即上所謂語說凡語於郊亦是也然東序稱論說於郊稱語亦為郊人宜有未喻者非郊獨語而已說若後世講說語若後世問荅其異於後世者特有時焉一發其端爾大樂正授數亦以此

蓋君子之深造於道者欲其自得之若專論說則此口耳之學也說有知焉纔足以知道之筌蹄而已

新安王氏曰下文所謂樂正司業即此大樂正授數是也所謂父師司成乃下文所謂太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以成世子之德者也而鄭氏以為司徒之屬師氏誤矣大司成即大司樂也不謂之大司樂而謂之大司成者以世子及國子之德業大司樂教之使成也其所論說者即舞干戚語說乞

言之數為講論而詳說之也上所謂干戈羽籥之舞弦誦之歌書禮之文無一不盡而非教者為之論說則習其事不明其義誦讀其言不明其指歸與不學無異大司成所以在東序為之論說也

凡侍坐於大司成者逺近間三席可以問終則負牆列事未盡不問

鄭氏曰間猶容也容三席則得指畫相分別也席之制廣三尺三寸三分則是所謂函丈也負牆卻就後

席相辟也列事未盡不問錯尊者之語不敬也

孔氏曰此論國子侍坐於大司成之儀問終則起卻就後席負牆而坐辟後來問者問事之時若尊者序列其事未終盡則不可錯亂尊者之語輒有咨問

石林葉氏曰師氏掌教國子以三德三行論說東序有論說則有問故間三席

嚴陵方氏曰可以問者以其聲足以相聞又不至於大逼也曲禮曰先生問焉終則對亦此之意

山陰陸氏曰負牆致竦敬也據子夏蹷然而起負牆而立傳曰一命而傴再命而僂三命循牆而走蓋古之人有所受皆如此

凡學春官釋奠于其先師秋冬亦如之

鄭氏曰官謂禮樂詩書之官周禮曰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此謂先師之類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億可以為之也不言夏夏從春可知釋奠者設薦饌酌

奠而已無迎尸以下之事

孔氏曰此論四時在學釋奠之事凡學謂禮樂詩書之學教書之官春時於虞庠釋奠先代明書之師教禮之官秋時於瞽宗釋奠先代明禮之師鄭註官謂禮樂詩書之官即所教之官也若春誦夏弦則大師釋奠也教干戈則小樂正樂師等釋奠也教禮者則執禮之官釋奠也引周禮大司樂文以證樂之先師也後世釋奠祭之然則禮及詩書之官有道有德亦

使教焉死則以為書禮之祖後世亦各祭於其學也故云此之謂先師之類以大司樂掌樂故特云樂祖鄭舉漢高堂生以下為先師疑而不定故發聲為億不及易與春秋者以此經唯有詩書禮樂也釋奠直奠置於物無食飲酬酢之事主於行禮非報功也賈氏曰奠之為言停停饌具而已儀禮疏

長樂陳氏曰奠者陳而奠之也古者釋奠或施於山川或施於廟社或施於學周官大祝大會同造于廟

宜于社過大山川則用事焉反則舍奠宜祝舍奠于
祖廟禰亦如之此施於山川廟社者也大司樂凡有
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此經
及下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
凡釋奠者必有合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王制出征
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此施於學者也山川
廟社之祭不止於釋奠學之祭釋奠而已禮書
臨卭魏氏曰記曰凡學春官釋奠于其先師釋者曰

若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又曰凡釋奠者必有合也釋者曰若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各自奠之不合也至如祀先賢於西學祭樂祖於瞽宗傳者亦謂各於所習之學祭先師夫周公孔子非周魯之所得而專也而經各立師則周典安有是哉古者民以君為師仁鄙壽夭君實司之而臣則輔相人君以師保萬民者也自孔子以前曰聖曰賢有道有德則未有不生都顯位沒祭大烝者此非諸生所

得祠也自君師之職不修學校廢井牧壞民散而無所繫於是始有師弟子羣居以相講授者所謂各祭其先師疑秦漢以來始有之而詩書禮樂各立師不能以相通則秦漢以前為士者斷不若是之隘也此亦可見世變日降君師之職下移而先王之道分裂矣然而春秋戰國之亂猶有聖賢為之師秦漢以來猶有專門為之師故所在郡國尚存先師之號奠祠於學故記人識於禮而傳者又即其所聞見以明之

也

嚴陵方氏曰釋奠止言三時而不及夏者弦誦一師夏則因春故也

新安王氏曰先師蓋有所指習樂有樂之先師習禮有禮之先師讀書有書之先師鄭云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此皆漢人引以為比則可古所謂先師其人不可知矣

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凡釋

奠者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

鄭氏曰謂天子命之教始立學官者也先聖周公若孔子合謂國無先聖先師則所釋奠者當與鄰國合也有國故若唐虞有夔龍伯夷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則各自奠之不合也

孔氏曰此明諸侯之國天子命之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及用幣以行禮諸侯始立學釋奠先聖先師則天子亦然天子四時釋奠先師不及先聖則

諸侯亦然立學重故及先聖常奠輕唯祭先師始立學用幣則四時常奠不用幣也但天子立虞夏殷周四代之學若諸侯止立時王一代之學有大學小學耳周公孔子皆為先聖近周公處祭周公近孔子處祭孔子云合者非謂就他國而祭之謂彼此二國共祭此先聖先師耳若魯有孔子顔回餘國祭之不必於魯若已國有先聖先師是國故有此人也則不須與鄰國合當各自祭

新安王氏曰鄭云先聖若周公孔子然周之學制備於周公而孔子生於春秋之末先王立學未必以周孔為先聖云無先聖先師則釋奠當與鄰國合然唐虞非諸侯之國周公未沒孔子未生學校之祭必有先聖鄭以此為例則可以此為先王之禮則非也

長樂劉氏曰周有天下立四代之學虞庠則以舜為先聖夏學則以禹為先聖殷學則以湯為先聖東膠則以文王為先聖各取當時左右四聖成其德業者

為之先師以配饗焉此天子立學之法也欲使國之冑子學士及其學則景仰先聖先師之道以為模範焉是以四時釋奠率國子舞而奠幣所以致誠而效法之也

長樂陳氏曰四時釋奠止於先師始立學釋奠則及於先聖者德之小者親而不尊故其祭數德之大者尊而不親故其祭疏宗廟天地之祭其疏數不同如此意也釋奠必以幣所以禮神必合樂所以樂神國

有故則否與曲禮歲凶祭事不縣同意然釋奠及於先聖然後以幣則釋奠於其先師非必以幣也凡大合樂必遂養老則釋奠之有合非大合也　又禮書曰學之釋奠則有常時者有非時者春官釋奠于先聖先師秋冬亦如之此常時之釋奠也凡始立學天子視學出征執有罪反以訊馘告必釋奠焉此非時之釋奠也釋奠之禮有牲幣有合樂有獻酬大祝造于廟宜于社過大山川則用事焉反則釋奠此告祭

也曾子問曰凡告必用牲幣此始立學釋奠行事必以幣此釋奠有牲幣之證也釋奠者必有合此釋奠有合樂之證也聘禮觴酒陳席于阼薦脯醢三獻一人舉爵獻從者行酬乃出此釋奠有獻酬之證也然山川廟社之釋奠皆有牲幣學之釋奠非始立學則不必有幣也學之釋奠有合樂則山川廟社不必有合也聘賓釋奠有三獻則天子諸侯之於山川廟社不止三獻也然鄭氏以王制之釋奠為釋菜奠幣以

文王世子之釋奠者必有合為與鄰國合孔頴達以學記之釋菜為釋奠其說誤也　又樂書曰必有合者合舞與聲而已有國故則否與大司樂國有大故去樂弛縣曲禮凶年祭事不縣同意釋奠於先聖先師所以教敬也必遂養老所以教孝也一釋奠合樂而孝敬之教行焉如此則禮樂豈不為天下之大教歟凡釋奠必有合者主行禮以合樂也凡大合樂必遂養老者主合樂以行禮也

嚴陵方氏曰師不必聖聖則師可知必始立學然後及於先聖者重其始故也釋奠之有合非大合也大合樂謂天子視學之時也故言必遂養老後言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者以此

講義曰釋奠于先師示有所尊也示有所尊則人知信其道而敬其業矣幣者儀物也所以將敬誠者也無儀物何以示敬誠之道焉孟子曰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謂雖有恭敬而非幣帛以將之不可也如詩

鹿鳴燕羣臣嘉賔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則凡
接人交神之禮雖有幽明之異其於將誠之意則一
而已故行事必以幣也
馬氏曰必以幣者有以加其禮也
清江劉氏曰合謂合樂也春釋菜合舞秋頒學合聲
釋奠則并合之以侑神也有國故者謂凶札師旅也
唯是不合
新安朱氏曰以下文考之有合當為合樂從陳說國

故當為喪紀凶札之類

盧陵胡氏曰先儒以國故為是國故有此人遂謂此始立學者據諸侯也然經意大槩總論天子諸侯不必分也但天子立虞夏殷周四代之學諸侯止立時王一代之學有大學小學爾

凡大合樂必遂養老

鄭氏曰大合樂謂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是時天子則視學焉遂養老謂用其明日也鄉飲酒鄉

射之禮明日乃息司正徵惟所欲以告於先生君子可也是養老之象類

孔氏曰周禮大胥春合舞秋合聲雖無天子視學之文而月令季春大合樂天子親往則是春合舞秋合聲之時天子亦親視學也先生謂致仕者君子謂鄉中有德行者此皆老人也故云養老之象類

長樂陳氏曰後言天子視學遂適東序養老則視學養老皆同日也鄭氏謂用其明日亦誤矣禮書

石林葉氏曰天子一入學而所教者三釋奠以教其重道也合樂以教其崇德也養老以教其致孝也三代盛時貴游子弟皆能秉禮出封於外足以禦亂食采於内足以助治此道素行也

凡語于郊者必取賢斂才焉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曲藝皆誓之以待又語三而一有焉乃進其等以其序謂之郊人遠之於成均以及取爵於上尊也

鄭氏曰語謂論說於郊學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升

諸司馬曰進士謂此德進事舉言揚也曲藝謂小技
能也誓謹也皆使謹習其事又語為後復論說也三
說之中有一善則取之以有曲藝不必盡善進等謂
進於衆學者又以其藝為次序遠之者不曰俊選曰
郊人賤技藝侯事官之闕者以代之董仲舒曰五帝
名大學曰成均則虞庠近是也天子飲酒於虞庠則
郊人亦得酌於上尊以相旅

孔氏曰此以下明官爵於學士已成者郊西郊也周

以虞庠為小學在西郊今天子親視學於西郊考課論說其學者才能以西方成就之地故也或偏在四郊取其賢者斂其才能者以爵之人能不同各隨才用德謂有道德者進之宜先事次德者謂解世事或吏治之屬亦舉用之言又次事能言語應對堪為使命則揚之揚亦舉也曲藝謂小小技術若醫卜之屬學士中雖無前三事而有曲藝欲授試考課皆且卻之令謹習以待後復論說若春待秋時也若三事有

一善乃進於衆雖得進於衆而不得與之為一猶使與其輩中自為高下次序待職闕當擬補之若國子學士未官之前俱為俊選小才藝能未官之前不得同為俊選名曰郊人言猶在郊學也成均則虞庠也以無正文故鄭云近是上尊堂上之酒尊凡飲酒之禮尊者酌堂上之尊卑者酌堂下之尊故特牲禮主人獻賓及獻衆賓長兄弟次賓次兄弟皆酌堂下之尊以相旅其郊人雖賤天子於成均飲酒恩澤及此

郊人亦得取爵於堂上之尊以相旅所以榮之

長樂劉氏曰語謂萃集學士定其優劣辨論人才於

西郊之虞庠以示懲勸也司徒之學養造士及國子

所謂成均者在國中則周之大學也大司樂論其造

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進士處於

西郊虞庠王制曰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

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

定然後祿之則凡語于郊者萃集告于王而定其論

之謂也其造士雖由鄉三物以選而升于司徒司馬則諸侯之進士國之冑子羣居于王之大學又須羣居大學出乎其類拔乎其萃或以德興而進或以事立而舉或以言協而揚曲小技藝非先王之德業者皆誓戒之不可學也夫造士進士與世子齒者以學先王之道也故流於曲藝者戒之以完其德焉王制曰凡執技以事其上者祝史射御醫卜及百工不貳事不移官出鄉不與士齒則可以齒於世子哉以待

又語三而一有焉乃進其等以其序者謂進士之末入官者俾在學以俟又語或德或事或言出倫拔萃三而一有焉罔不進用也故其進等以其序謂國子與鄉士所用之序不同也謂之郊人遠之於成均處於郊學者皆大成之人故謂之郊人而遠之於成均者成均造士之所處德業秀茂者乃升於司馬遠其居優其禮使造士跂而慕之焉以及取爵於上尊者言所待又語之郊人以及官有其闕則取而爵之於

上所以尊其道也

長樂陳氏曰小學在國大學在郊不語於國而語於郊語其成材者而已或以德或以言所以取賢也或以事或以曲藝所以斂才也取賢則出以長而使之服休斂才則入以治而使之服采然賢者常少而才者常多故於賢言取於才言斂也　又曰或以德進則不必事也或以事舉則不必言也語曰德行言語政事德進所謂德行也事舉所謂政事也言揚所謂

言語也聖人不求全不責備意與此同然卿大夫所取如彼其詳而郊之所取如此其略蓋貴者容以恕賤者必以詳也曲藝皆誓者法也三而有一乃進恩也謂之郊人法也於成均以取爵亦恩也恩與法並行而不偏所以取之雖略無害於賢而用之也

嚴陵方氏曰必取賢斂才於郊學如此則國學可知矣夫自外入內謂之進自下升上謂之舉自隱之顯謂之揚德成而上事成而下故先德而後事事者言

之實言者事之文故先事而後言藝謂之曲則以在道之一曲故也自此語以至於三其中有一善可取也乃辨其上下之等循其先後之序而進之也謂之郊人以其非有長民之美猶近乎鄙故也藝成而下非君上之所宜近故曰遠之也周官所謂興賢以六德為主爾六藝不與焉則曲藝之於道固有所及也故養之於成均以及之且成均之名學也成其虧均其過與不及為義養六藝如此宜矣成均蓋五帝之

學名周曰辟廱而此又曰成均者以其行成均之法於此故亦得謂之成均也

馬氏曰大學亦在東郊取賢斂才蓋視其賢之小大才之長短也德與事事與言賢才之別也有德者必有事與言而有言與事者不必有德也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有以見其立賢無方也曲藝皆有以誓之則又有以見其待人之恕也

山陰陸氏曰誓司徒撍扑北面誓之之誓謂之曲藝

在物一曲大學五帝謂之成均三王為辟廱蓋人均有是性也吾成之而已此五帝之事也若禮以辟之樂以廱之則致詳焉尊以酌者之左為上所謂取爵於上尊者此歟曲藝雖賤其貴者均也故亦酌上尊焉凡學用禮未有於成均者今於成均以此

石林葉氏曰六鄉有庠六遂有序郊則在鄉遂之間也自鄉而進者移於此則漸遠國中之教而有所改自遂而升者由於此則未見國中之教而有所慕是

故取賢而以德進言揚歛才而以事舉藝誓命合而旅語以先王之道則鄉遂之士有所勸也言德者寡則為取賢事藝者多則為歛才而藝者又君子之餘事也或薄於德或失於言或謬於事雖並誓之必待又語於斯三者苟得一焉乃進以其等而謂之郊人者所以明貴賤之義也葢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者等也言成而先事成而後者序也既合曲藝而教於成均天子飲饗以行禮亦得取爵於上尊也明上之取

人不以一道盡也

始立學者旣興器用幣然後釋菜不舞不授器乃退儐于東序一獻無介語可也教世子

鄭氏曰興當為釁字之誤也禮樂之器成則釁之用幣告先聖先師以器成又釋菜告先聖先師以器成將用也釋菜禮輕釋奠則舞舞則授器司馬之屬司兵司戈司盾祭祀授舞者兵也言乃退者謂得立三代之學者釋菜于虞庠則儐賓于東序曾之學有米

庫東序瞽宗也教世子亦題上事

孔氏曰此明禮樂之器初成用幣告先聖先師又釋菜告器成將用及退儐之事始立學者亦謂天子命諸侯始立學也案雜記宗廟之器其名者成則釁之以猳豚前用幣告其器成後釋菜告其將用也案四時釋奠不及先聖知此用幣釋菜及先聖者以上文始立學釋奠先聖先師此亦始立學及器成重於四時常奠也釋菜雖作樂不為舞故不授舞者所執干

戈之器大胥云春舍菜合舞彼謂欲合舞先釋菜非釋菜之時則合舞也釋菜虞庠而退乃儐禮其賓於東序其禮既殺唯行一獻無介無語如此於禮可也諸侯唯立時王之學云東序謂諸侯有功德若魯得立三代學也從上凡學世子至此皆教世子之法其閒雖有王子公卿大夫元士之子及國之俊選及釋奠養老之事然以世子為主故云教世子以總之

熊氏曰用幣則無菜用菜則無幣月令釋菜不及先

聖者以其四時入學釋菜故不及先聖也王制釋奠于學註以為釋菜奠幣知非釋奠者彼是告祭之禮初天子出師受成於學告之無牲明反告亦無牲也故謂釋奠時亦不及先聖也凡釋奠有六始立學釋奠一也四時釋奠有四通前五也王制師還釋奠於學六也釋菜有三春入學釋菜合舞一也此釁器釋菜二也學記皮弁祭菜三也秋頒學合聲無釋菜之文則不釋菜也釋幣唯一也即此釁器用幣是

山陰陸氏曰始立學必制器言興非因舊之辭釋菜

釋菜而已釋奠則有牲馬亦或用幣用幣則有加也

經曰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

幣者所以釋始立學釋奠兼有幣也肆師次祀用牲

幣小祀用牲鄭氏謂釋奠者設薦饌酌奠而已無迎

尸以下事儐于東序據此諸侯亦有東序葢在頖宫

長樂陳氏曰凡家造祭器為先養器為後國亦如之

諸侯之國命之教而始立學者亦必以祭器為先則

興器者造祭器之謂也授數則天子八佾諸侯六佾之類也授器則文以羽籥武以干戚之類也數則可陳義為難知因可用之器得難求之義則禮豈淺識之士所能豫哉樂書　又禮書曰釋菜之禮猶摯也婦見舅姑其摯也棗栗腶脩若沒而廟見則釋菜弟子見師其摯也束脩若禮于先師則釋菜合舞而文王世子釋菜不舞不授器者以釋奠既舞故也士喪禮君視斂釋菜入門喪大記大夫士既殯而君往焉

釋菜于門內占夢季冬乃舍萌于四方舍萌釋菜也則釋菜之禮豈特弟子之見先師婦之廟見而已哉昏禮婦奠菜菜盛以笲笲飾以緇被纁裹加之于橋橋設于門外婦盥執笲以入坐奠于東几上然則弟子之見先師其儀蓋此類歟鄭氏謂昏禮奠菜蓋用堇荁入學釋菜蘋藻之屬始立學釋菜芹藻之屬蓋以泮宮有芹藻子事父母有堇荁故有是說菜之為摯則菜而已采蘋教成之祭毛氏謂牲用魚芼之用

蘋藻則詩所謂湘之者芼之也與釋菜異矣　又曰舞者所樂之極而樂之盛者也以其為樂之極故樂成而後諂舞以其為樂之盛故小祭祀不與焉舞師凡小祭祀不興舞此既釁器用幣然後釋菜不舞

嚴陵方氏曰有言釋奠有言釋菜何也釋謂釋其所執之物而祭之也故其字或作舍奠言物就可薦矣升而奠之菜則特用菜而已其輕重詳畧固可知矣亦見月令仲春命樂正習舞釋菜解儐謂事畢而以

賔禮接賔一獻則無酬酢之煩無介則無傳命之助無語則無合語之禮凡此又以始立學而事未暇備故也然非以之為常特可一時而已

廬陵胡氏曰儐禮其賔於東序唯一獻無介但語可也

新安朱氏曰語即前經合語之等言可也明釋菜時未可語禮尚嚴也

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脩内也禮所以脩外

也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是故其成也懌恭敬而温文

鄭氏曰中心中也懌説懌

孔氏曰此至周公踐阼一節論三王教世子禮樂及立師傅教以道德既成則教尊官正國治之事及覆説周公教成王為世子及在學行一物有三善之事樂從内而生以和諧性情禮以恭敬正其容體樂雖由中從中而見外禮雖由外從外而入中交間錯雜

於性情之中宜發形見於身外內外有樂心悅貌和故其成也懌外內有禮貌恭心敬温潤文章故云恭敬而温文

長溪劉氏曰虞夏殷周之王天下教其世子皆有成法未始不以禮樂為本也何哉禮能閑邪以存其誠則中可必求樂能反情以復其性則和可必致故虞書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温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則樂以修內者其來尚矣周公采三王

所行世子之教以成文王積累之慶甄冶乎其子孫於萬世也乃設師氏之官掌教國子以三德三行保氏之官掌養國子以道而教之六藝大司樂之職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是以德成於中而禮脩於外也是以德行根於心而音容中乎節也懌恭敬而溫文之謂也

長樂陳氏曰樂雖脩內未嘗不發形於外禮雖修外未嘗不交錯于中易曰蒙雜而著交錯於中所以為

雜發形於外所以為著教世子以禮樂至於雜而著則其德成矣故樂之成也心術形而悅懌禮之成也恭敬而温文三王之於世子必始終於此而已不易之道也樂書

嚴陵方氏曰凡學之道立於禮成於樂樂由中出故以之脩内禮自外作故以之脩外然禮樂蓋人之所固有也先王之教人豈能責之以其所無哉亦因其所有修之俾勿壞而已兩相合謂之交兩相雜謂之

錯温則不暴文則不野憚言樂之成如此恭敬而温文言禮之成如此

馬氏曰禮樂者所以治其内外之道也治内莫如樂治外莫如禮故樂所以脩内禮所以脩外而教之所始也此禮樂之分也禮樂之交錯於中而發形於外則禮不止於脩外樂不止於脩内而教之成也此禮樂之合也是故其成也憚恭敬而温文其成也憚有以見其内和也恭敬而温文有以見其外和也温者

以言其有容也文者以言其有别也

講義曰禮樂之教成則交錯於中而發形於外禮則動容而皆中樂則手舞足蹈而不自知葢其自得之者如此

建安眞氏曰三王之教世子必以禮樂者禮所以起人之敬心敬心生則慢心窒矣樂所以感人之和心和心生則戾心消矣其薫陶徳性變化氣質莫妙於此者然樂雖修内由内以達外禮雖脩外由外以入

中二者醞釀涵暢相與無間故其成也但見其恱懌而已恭敬温文而已恭者敬之發於外者也敬者恭之主於中者也此皆教以禮樂之功也

禮記集說卷五十一

謹案卷五十第三頁後六行則周之豈弟求配於

天刋本周訛國今改

第十九頁前三行成王既即天子位刋本即訛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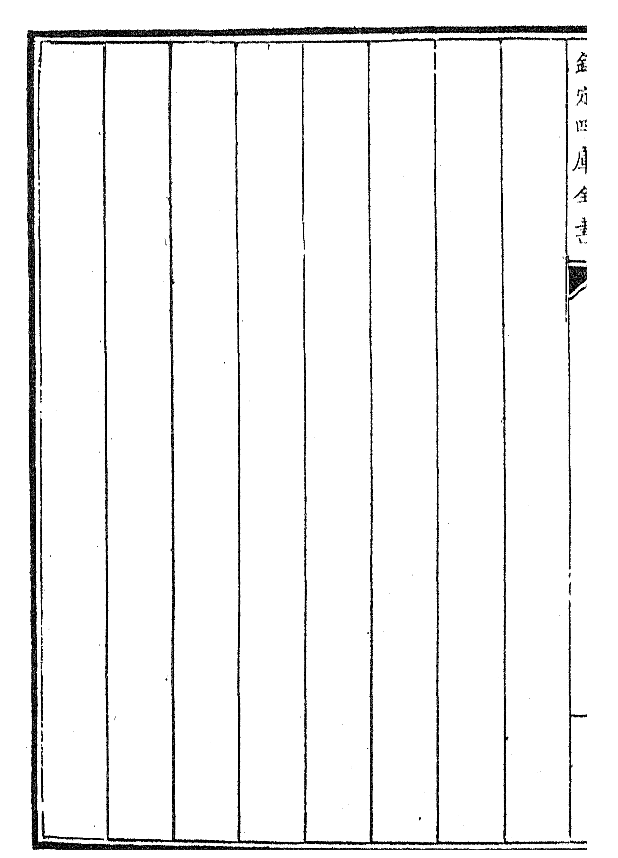
據義疏改

第三十二頁後五行執干戚戈羽刋本戈訛歌今

改

卷五十一第四頁前八行反登歌清廟刋本反訛

及今改





覆校官編修臣項家達

校對官檢討臣王坦修

謄録監生臣李溥